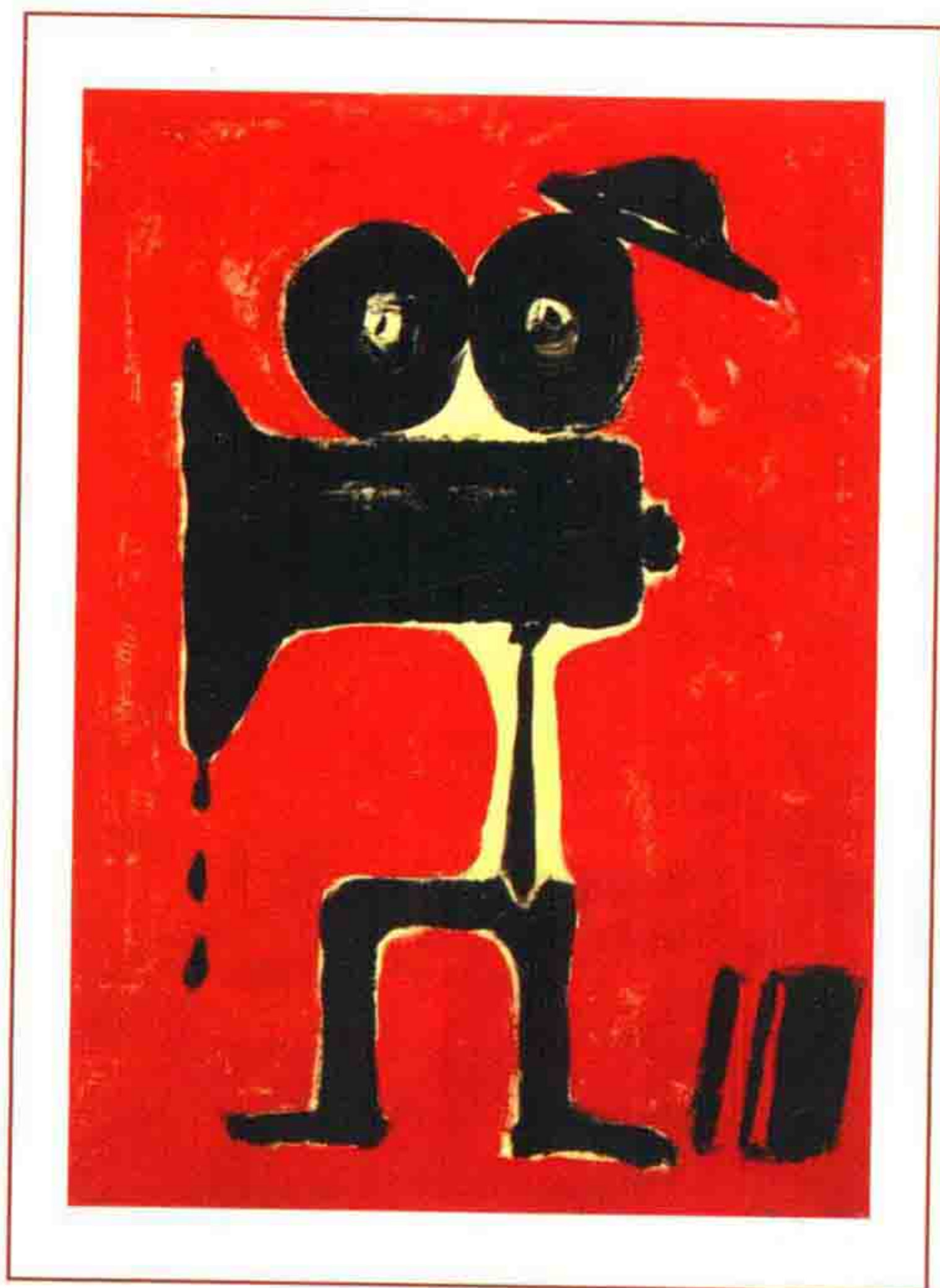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

Б. Б. 与其他人

Б. Б. и др.

[俄] 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 / 著
Анатолий Генрихович Найма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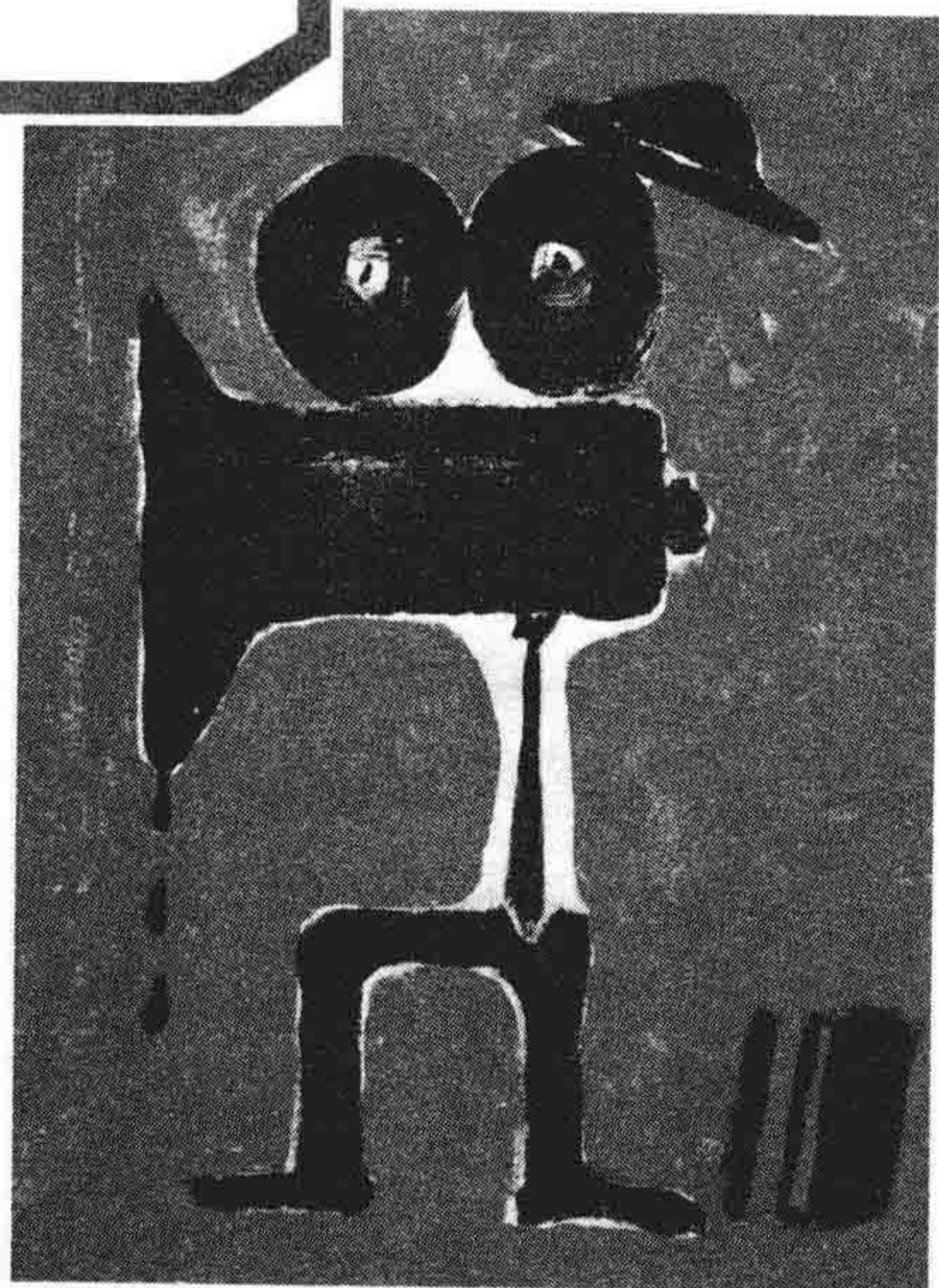
黄晓敏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

Б. Б. 与其他人

Б. Б. и др.

[俄] 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 / 著
Анатолий Генрихович Найман

黄晓敏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 Б. Б. 与其他人 / (俄罗斯) 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著; 黄晓敏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9
(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300-26016-7

I. ①知… II. ①阿…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747 号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 Б. Б. 与其他人

[俄] 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 (Анатолий Генрихович Найман) 著
黄晓敏 译

Zhishi Fenzimen de Naxie Huangtangshi: Б. Б. yu Qita R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7.62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3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你可能会跟他绝交，而关于“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我们从不讨论，即使准备为了他坐下来，也完全不会因为他与人争吵。更确切地说：如果他坐下又走开，空出了位子，你为什么不下来呢？B. B. 开始着手研究曼德尔施塔姆。不过已经是在学校之外了。恰好在这一时期（所有人都叫他庚卡，并不是轻视，而是像扬科^①那样），什马科夫^②安排了一场家庭研讨会，主题正是曼德尔施塔姆。

什马科夫比我们年轻，比B. B. 年长，属于“迷惘的一代”。就像一位叫斯坦因^③的四十五岁妇女曾如此称呼过一位叫海明威^④的绅士，当时，这位绅士没能修好她抛锚的汽车^⑤。全世界每天出版的各大语种的书籍，每十本当中，他至少读完了三本。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不作结论，但会提意见，且数量极多。他准备移民时，他任职的科学院图书馆馆长提到的著名的三段式^⑥就是对他说的。馆长由上级任命，是名党员，却雇用了这样一个有嫌疑的人。从那时起，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庚卡来提前通知他，说自己正在提交离境文件。后者看了一眼窗户，用手指敲着桌子说道：“嗯，这个国

① 扬科·耶森斯基（1874—1945）：斯洛伐克散文家、诗人、翻译家。

②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什马科夫（1909—1989）：苏联散文家、文艺学家、地方志学家。

③ 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剧作家，最早提出“迷惘的一代”一说。

④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8—1961）：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⑤ 当时没给斯坦因修好车的是车行一位年轻人，车行老板批评这位年轻人时称其为“迷惘的一代”，斯坦因后用这个词语称呼海明威等作家。

⑥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公式，用来说明发展过程。

作者简介



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俄罗斯诗人、小说家、翻译家。1936年4月23日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工程师家庭。毕业于列宁格勒工程学院、莫斯科高级编剧研修班。1954年开始写诗，1959年开始发表诗歌译作。1959年与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相识，1963年起与阿赫玛托娃合作翻译莱奥帕尔迪的作品并担任她的文学秘书。现居莫斯科。曾获得皇村艺术奖。诗歌作品主要有：《世纪末的云》《手的节奏》《狮子与体操运动员》《索菲亚》等。小说作品主要有：《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B.B.与其他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故事》《诗歌与谎言》《爱情兴趣》《讨厌的人》《先生》等。



译者简介

黄晓敏，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2006年为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师范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俄语教学与俄罗斯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译文20余篇，出版译著《香甜的毒药：苔菲短篇小说精选》、专著《莱蒙托夫戏剧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莱蒙托夫诗学研究”。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一个欧洲人的悖论

[俄]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步履维艰：我们是亚美尼亚人，您是吹双簧管的

[俄]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最后一份报纸

[俄]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 知识分子们的那些荒唐事：B. B. 与其他人

[俄]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

卡布鲁克夫

[俄]阿纳托利·格恩里霍维奇·奈曼

策划编辑 王琬莹

责任编辑 吕鹏军

装帧设计



目 录

第一、二部分	1
第三部分	72
第四部分	155
尾 声	211
译后记	235

第一、二部分^{*}

我叫亚历山大·格尔曼采夫，如果您读过阿纳托利·奈曼的《诗歌与谎言》一书，那么这个名字您可能会见过。如果不能说我曾属于他所描绘的列宁格勒年轻诗人那个圈子，那么可以说我也曾离这个圈子很近。我很早，也很坚决地离开了这个圈子，而且保持着越来越疏远的关系，只是跟奈曼保持联系。那次，我对发生的事提出了个人的说法，供他使用，他使用得很正确，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中。如今，他劝说我讲讲关于B. B. 的故事，他解释说这一人物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我们都很了解他，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迄今为止都没有中断，但是一旦开始写他，那么就会束缚他。人一旦有一次屈服，那么你下一次就不能再坚持，他强迫我同意。

但同时我也强迫他同意只是录音，我一直不喜欢写长篇，而最近二十年我连最普通的信件都不写了。因此我如愿录了很多，而他把这些录音整理成了文字。发生的那些事情也不像我

^{*} 原载《新世界》，1997年第10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跟奈曼所说的。我不会那样做：话还是那些话，但是我不想那样，说实话，我不喜欢。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想这样写，我不太喜欢有人代替我做这些事。所以我不写我所不知道的，因为喜欢，我希望做到这一点。我只知道，要实事求是。他为《诗歌与谎言》誊写了我那部分的所有内容，尽管是根据我的日记誊写的，但是署的是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同意发表的条件是要署他的名字，现在也是一样。这里所写的一切，是真实的，每一页我都可以签字保证，就像我们当时在审讯笔录上签字一样。简言之，我没有写过这些。

某种人可以用唯一一个词来形容，比如说高尚的，或者相反，极坏的。而第二种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第三种人要用一整段文字来描述，第四种人需要写一个短篇小说来讲述，如谢尔基·卡萨茨基神父，而第五种人需要写一个长篇小说来讲述，如罗季翁·拉斯柯尔尼科夫。而要讲述 B. B. 则需要一整部书，而且一定还是没有写完的，就像作家穆齐尔^①的作品。因为 B. B. 是一个独立于一些特征之外的人，但并非没有特征之人，而是由各种特征构成之人：由那些借来的品质构成，他自己甚至都还不清楚，该如何表现自己的反应，他在同一时刻做出的反应可能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他一辈子都要从别人那里租来这些，当然，他不会请示别人。善良、贴心、周到、有时候殷勤，甚至是不好的一些品质：嫉妒、不友善，冷酷等。他似乎在观察，在类似的情境下他周围的人是如何做的，于是他

^①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其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便模仿他们的行为。多年以后他便记住了许多行为模式，他便开始利用这些经验，尽管不总是合适。

关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带着爱去写。不是说我不爱他，我曾经爱过他，现在也爱，至少不是不爱。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的事情，就担心他，怜悯他。我会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争论，而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这样的人会自动地调整自己的选择，调整自己的特质，他坚不可摧，就像一辆真正的坦克一样。很难想象某人会爱上他，更何况，不是不爱坦克，尤其是这样的。

要用某种方式来结束关于他的谈话，这样，写一本书都是不可能的，就像写天气一样。就像本就没有的东西，要用世上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用世上所有的一切来填满：用积云、卷云、炎热、蒙蒙细雨、霜、茂盛的草地、落叶、高一度的温度、低两度的温度，在窗前，在森林里，在涅瓦大街，用雨伞，用泳衣，用皮大衣，用“呼呼”的喘息声，用咳嗽声，用气压计，等等。常言道，无终，因为无始。除此之外，B. B. 还活着，他像树一样，年轮还在增加，从树干的中间会生发出嫩芽，干枯的树叶会落下。对他的描述不可能像描述一方原木或者一个衣橱，一劳永逸。

B. B. 从来不会空虚，而且他从来不会任意用手边的随便什么东西来充实自己。不久前，我在一周之内三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讲话，她是一位大型杂志的主编。一次是她在台上讲话，我坐在大厅里；一次是在足球赛中场休息时，她接受电视采访，而我正在看足球赛；最后一次是在一个聚会上我们碰

到，她只不过跟我聊了聊。所有这三次，她都接受了其所处环境对其身心的影响。但她属于“空心”的那类精英人士，而B. B. 则属于自己会制造影响的那类人。然而，我再重申一遍，他的言行所展现出的特点是可以达到极致的，但他迷失了自我，左顾右盼，他本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却还要借用别人的顽强性，因为觉得自己可能有些过分，从顽固到残暴，他都有所表现。呜呼，表现出来了。

两个字母“B”，不知是名字和父称的缩写，还是名字和姓的缩写。鲍里斯，别涅季科特，博格当，博鲁诺，甚至是鲍博，甚至是博杨^①都有可能。我更喜欢鲍里斯·鲍利索夫，而最好是鲍里斯·鲍利索维奇，因为后者的父亲认为儿子的出生是其个人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荣耀他的事件，于是给儿子起个跟自己一样的名字，就像给轮船或者街道起名一样。

B. B. 比我小八九岁。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小几岁，而是因为他聪明的父亲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才去登记处注册，就是为了他十八年后可以免于服兵役。当时正在打仗，混乱中把十二月说成一月也不是什么难事。由于父亲的这种远见，B. B. 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免于服兵役的证明，原因是其患有脑震荡、肺病、散光等等。于是，“偷来的”这一个月就成了一副扑克牌中的第五张A。父母将这种欺骗行为告诉了他，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是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告诉他的。因为按照法律，和平时期，在这个年龄兵役期已经

① 上述名字的俄文首字母都是B。

结束了。B. B. 一下子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日，因为无论按照旧日期，还是按照新日期来庆祝都不可以。所有这一切让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是一个犹太家庭出身的小男孩，在这样的家庭中几百年来培养出了对参军的恐惧，而且在某个阶段这种恐惧像是对末日审判的恐惧；另一方面，一个生于上世纪的太太，在革命的混乱年代耍滑头把自己说年轻了五岁。

他的家庭是隐藏自己犹太身份的家庭。B. B. 是一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正如我们所猜想的，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父亲深信生活如此深刻与细琐，无法通过他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年龄来支配儿子的命运。父亲在苏联时期的事业发展缓慢，犹太人身份是个很大的障碍。但是他还是飞黄腾达了，暗暗为犹太民族争了光，因此，讲坛上他发出的共产主义呼声越响亮，他内心深处的血统呼声就越响亮。是什么样的环境以及什么样的方式使得 B. B. 在那些老女士们的圈子里变成了她们自己人，待到时机成熟我们再谈。

我见到 B. B. 的时候，他大概十五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的姐姐，我的同龄人。她邀请我去她的家里。我来到了一座彼得堡式豪宅，彼得堡式豪宅却在列宁格勒市，一个完全苏联的、不断展示自己苏联特征的列宁格勒。关于这座豪宅，我已经听我的朋友们讲过，这座豪宅离涅瓦大街只有两座楼之隔，位于丰坦卡河边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楼里面。我的朋友们也曾讲过另外一座位于罗希诺的郊外别墅，是他父亲用斯大林奖金建的。他们都曾亲自到过那里。他们描述的是豪宅的古

董价值和它的稀奇性，但最重要的是它的富丽堂皇。他们描述的口吻是兴奋的，因此也是单调的，总是带有不恰当的嘲讽口气，只是为了能削弱词语所能令人产生的深刻印象。走进这座豪宅，我对这样一些感觉感同身受，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不是因为认识的所有家庭以及我的朋友们一般都住在筒子楼里，很少有人住一室或两室的新房公寓，而他们家却是一整层楼，在第二层。有镜子般的窗子，带有雕饰的天花板，枝形吊灯，镶木地板，巴甫洛夫斯克的家具，塞夫勒的瓷器，水晶制品，青铜制品，银制餐具，等等。相对于奢华之美，其主人的与众不同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都曾是人人的，是被一起运来的，这里既不像是住宅也不像是博物馆。他父亲的专业领域很窄，是研究卡拉姆津和卡拉姆津派的。当然，是从研究普希金开始的。

更准确地说，他在20年代开始研究工作的时候是从普希金开始的。还有怎样的卡拉姆津能让激情澎湃的共青团员想起来？但是，权衡考虑一番之后，他意识到了研究的发展趋势，明白不只是他应该为某人做贡献，而某人也应该为他做贡献，为了向其他人展示从普希金燕尾服上扯下的后襟，他及时转向了无害的感伤主义者，但同时并不远离我们的第一位诗人。同时，他声称自己是一位学者和专家，而不仅仅是新派人士中的野心家。换句话说，除了“庸俗的社会学”（旧派余孽开始如此称谓文艺学的共青团方法）之外，他重视了解时代，了解时代文化，不仅仅是精神文化，同时也包括物质文化。那个时代的代售商店里充斥着后者的样品，这些样品都是那些旧派

余孽廉价卖给代售商店的，为的是给自己买一个土豆和一小把劈柴。如今，我望着用大理石做的没有名字的公爵小姐的头，还有那用孔雀石做的客厅挂钟，明白了，讲述至少两次受辱的稻草人藏品是会让人费解的。

Б. Б. 的姐姐恰好叫别列尼卡，直觉上认为应该不是叫约瑟法·芙拉维亚，而是孚希特万格拉。很容易想象，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该让父亲多么失望。（格鲁吉亚的笑话：妻子冲着产房外的丈夫喊：“一切正常，生了。”“是男孩吗？”“不是。”“那是?!”）他给女儿起名字时，仍是尽量要对那位差点成了罗马女皇的犹太公主表示尊敬，同时也要与自己的名字有关——也许要跟某个真正的犹太名字相关，比如巴鲁赫，偷偷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毒眼把孩子看坏了，这个名字音译成俄语可能就变成了别伦代。别列尼卡·别伦代耶夫娜，怎么样？她被这样介绍过，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只是叫她尼卡。

我们从一个开着的房门旁边经过，她把我送到一个房间，用手指捅了一下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最初那一刻我觉得那人瘦弱不堪，好像一个病人，或是一个残疾人。姐姐介绍道：“这是我的弟弟 Б. Б。”我想说的是，她就是这样介绍的，直接说“Б. Б.”。而那个人好像在等着，慢慢地把放在膝盖上正往上写东西的一个练习本或者是纪念册放下，站起身走到我跟前，挨得很近，过于近了。他瘦得皮包骨头，脖子上围着一块压布，但他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他动了动眼睛和嘴唇，好像深思熟虑的样子，说道：“您开车吗？”这就等于是问：“您骑大象吗？”因为那时候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唯有米罗沙·巴甫洛

夫一个人有车，米罗沙·巴甫洛夫那是另外一回事：四个氢等于一个氦加上 0.029 乘以一个光年的平方。但我只是回答说：“没有。”“那您从我们这里走不打车吗？”“未必。”“您就打车吧，行吗？我给您订车。这样您捎我一程，您要去哪？”“有趣的少年。”我对尼卡说道。B. B. 突然回到座位上快速地写了起来。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去喝茶。父亲也来喝茶了，他戴着一顶小圆便帽，就像院士们戴的那样的，他们在报纸上的照片都是这样的，就像矿工戴着安全帽一样。一般认为，小圆便帽可以为院士们头部的血液保暖。当然，他们总是在紧张地工作，因此会消耗许多精力。父亲头顶的帽子意味着，尽管他暂时还只是个教授，但他操的是院士的心。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开个玩笑，但并不可笑，这似乎是对周围人的一种慷慨，可以说是赐予他们一个笑话。类似于“黄瓜会让人患上鼻炎”这样的笑话。妻子和尼卡笑得很矜持，B. B. 在用手指卷着面包瓢，并没有关注任何人，也没有听任何人讲话。通过谈话的语气以及一些说走嘴的话我感觉，家里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而尼卡如果能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那么也会很好。我临走前在门口和尼卡告别的时候，B. B. 迅速地在门厅处现身，好像是冲过来的，手里拿着沉重的手提包，戴着带沿的细毡礼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针织的毛线围脖（当时是夏天，尽管天色已晚）。我们一起走出门，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是给您叫的，”他说道，“请顺路带我一程吧……”随后说出了地址。我愤怒地咆哮道：“为什么？”而且闪身到一旁。“我确信，您

打车会更方便。”他接着如此说道。我没有转身。“您哪怕给我一卢布也行，我没带钱包。”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后来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狠呢，于是伸手摸衣兜，兜里只有三卢布。“只有三卢布。”我给他看了看。“那好吧。”他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走到我跟前拿走了我手中的三卢布，然后坐上车走了。而我则不解地看着这一切。

列宁格勒最好的季节就是白夜季。这就像那会儿我们的职业引诱者对外地姑娘们说的话。我朝着彼得格勒区的方向步行着，思考着我看到的一切。说实话，我的论断并不多，准确地说，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家庭啊！”但有时候从他的嘴里会伸出一只敏捷的狡辩之舌，就像一条遭遇埋伏的毒蛇。比如，我想，假如现在 B. B. 的父亲很喜欢儿子的才干，那么过不了多久，很快，他就会第一个尝到不好受的滋味。B. B. 根本分不清楚是用了谁的三卢布，以谁的名义叫了出租车。父亲知道儿子该怎样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向生活索取。儿子只是出于本能地认为，每个他能利用的人都应该给个面子，其中当然包括他的父亲，这样他就能从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区别。

许多年，几乎是四十年后，在莫斯科，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列夫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做客。我和他相识也是在四十年前，那时他和奈曼以及沃尔夫一起在银色森林公园度过了七月，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简陋的木板房。当时，那令人向往的前途正向他们招手，他们可以从生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飞黄腾达，可以到向往已久的西方出长差。后来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

情，先是他过于专注地开始审视生活，开始研究生活中什么是真相，而什么原来是谎言，于是他被判五年劳改。然而，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他被提前释放，之后迅速开始为争取人权而战。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有新鲜的小萝卜和冰镇的伏特加，还有腌得不太咸的鲑鱼，说他为了今天已经付出太多，人权问题和为了人权问题而在电脑旁的久坐都让他感到恶心，他让我不要推托，一定要过去。

我们还没来得及上桌，只是闲扯了十分钟，这时有人敲门，走进来两位妇女和一个非常激动而又焦虑的男人。其中一位妇女是当时最高委员会代表候选人，当她那哀伤的睫毛没有遮住眼睛的时候，她那双淡蓝色眼睛睁得很大。另外一位久经苏联日常生活磨炼的妇女是她的代理人，那个男人是她的合法丈夫。“一切都完了！”第一个女人在门口就如此喊道，“他们知道了他是犹太人！”甚至我都明白了，那位淡蓝色眼睛的妇女是改革的拥护者，大选在即，竞争对手的总部嗅到了，她的丈夫是个犹太人。有个犹太人丈夫很难赢得选票。列夫的热情没了，不是因为那些人所认为的悲剧，而是因为本该吃小萝卜和鲑鱼，再喝着伏特加，可现实却开了一个这样的玩笑。列夫的妻子招呼我跟着她走，我们进了厨房，倒了两杯酒，大嚼着蔬菜，又吃了点鱼。不一会又有人敲门。

进来一位东正教神父，开始脱长袍。这时又有人敲门，是女邻居，她问：“廖瓦^①，你们家有盖革检测仪吗？卡卢加今

① 列夫的爱称。